

构式压制力度的量化尝试

——以汉语感叹类构式“A了”“这下A了”“这可A了”为例

钱帆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摘要

本文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 聚焦构式与词项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构式压制力的量化测度问题。研究以汉语感叹类构式“A了”(C1)、“这下A了”(C2)、“这可A了”(C3)为对象, 选取在两个构式中均高频出现的词项“好”(L1)和“坏”(L2), 构建小型语料库, 并对构式与词项组合的语义韵进行标注, 计算积极向占比R及其与0.5的绝对差值T, 以T值作为构式压制力的量化指标。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 考察同一构式对不同词项的压制差异, 以及不同构式对同一词项的压制能力。研究发现: C2与C3具有较高的构式压制力度, 且二者数值接近, 能够将不同情感色彩的词项大概率地压制成负向语义韵; C1也有一定的压制力度, 但远低于C2和C3; 构式压制力与构式的主观性程度正相关; 词项的固有语义韵强度影响其被压制的难易程度; 构式与词项的互动呈现“压制-反抗”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构式语法, 构式压制, 感叹构式, 语义韵, 压制力度

A Quantitative Attempt at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Intensit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Exclamatory Constructions “A Le”, “Zhe Xia A Le”, and “Zhe Ke A Le”

Fan Q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April 2,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Framed within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s

文章引用: 钱帆. 构式压制力度的量化尝试[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5): 523-531.

DOI: 10.12677/ml.2026.145430

and lexical items, particularly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construction coerc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ree Chinese exclamatory constructions—"A le" (C1), "Zhe xia A le" (C2), and "Zhe ke A le" (C3). Selecting two lexical items, "hao" (L1, "good") and "huai" (L2, "bad"), which occur with high frequency in all three constructions, a small-scale corpus is built. The semantic prosody of the construction-item combinations is annotat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orientation (R) as well as its absolute difference (T) from 0.5 are calculated, with T serving as the quantitative indicator of construction coercion strength. Through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ative analyses, the study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coercion exerted by the same construction on different lexical items, as well as the coercive capacities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n the same lexical item.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2 and C3 possess high coercion strength, with similar values, and can coerce items of varying emotional valence into negative semantic prosody with high probability. C1 also exhibits some coercive force, but far lower than that of C2 and C3. Construction coercion strength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subjectivity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inherent semantic prosody strength of lexical items affects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are coerc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lexical items manifests as a dynamic balance of "coercion-resistance."

Keywords

Construction Grammar,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Exclamatory Construction, Semantic Prosody, Coercion Intens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以来, 已成为认知语言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之一。Goldberg (1995: 4)将构式定义为“形式与意义的配对”, 强调构式本身具有独立的语义和语用功能, 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中预测[1]。在这一理论视角下, 构式与词汇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而在构式语法的问题域内, 构式压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论题, 构式压制的具体表现为: 某些词汇进入特定构式后, 其原有的语义色彩会发生偏移, 以适应构式的整体意义。例如, 原本中性的词语“意思”在“这是什么意思”构式中获得负面评价义; 原本积极色彩的“好”在“好什么好”构式中表达否定态度。即当词项与构式在语义、语用或句法特征上发生冲突时, 构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迫使词项调整自身特征以实现构式的合法生成(De Swart, 1998; Michaelis, 2004) [2]。

构式压制理论自提出以来, 经历了从现象描述到机制探讨的深化过程。施春宏(2021: 15)指出, 构式压制的本质是“构式对其组成成分的选择性限制和调整能力”, 这种能力的大小即为“压制力度” [3]。然而, 纵观现有研究, 多数成果集中于压制的类型划分(如语义压制、语用压制、词汇压制等)和个案描写, 对于压制力度的量化测度仍鲜有涉及。如何科学地测量构式对词项的压制能力? 不同构式的压制力度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同一构式对不同词项的压制效果是否一致? 这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

1.2.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 (1) 如何构建构式压制力的量化测度模型？语义韵的偏移能否作为压制力度的有效指标？
- (2) 汉语感叹类构式“A了”“这下A了”“这可A了”的压制力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存在，呈现何种梯度分布？
- (3) 同一构式对不同语义色彩词项的压制效果是否一致？词项的固有语义韵强度是否影响其被压制的难易程度？
- (4) 构式与词项的互动是否存在“压制-反抗”的动态平衡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构式压制理论的发展脉络

构式压制(Constructional Coercion)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Goldberg (1995: 159)在论述构式与动词的互动时指出，当动词的语义与构式义不完全匹配时，构式可以“强制”动词获得与构式相关的额外意义[1]。例如，在“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中，不及物动词“sneeze”进入及物移动构式，被压制出“使移动”的意义。这一观察开启了构式压制研究的先河。

随后，De Swart (1998)从时体角度探讨压制现象，提出“语境压制”(Contextual Coercion)概念，认为时间状语可以对动词的体特征进行压制[2]。Michaelis (2004)则系统阐述了“压制原则”(Override Principle)，强调当词项与构式在语义上发生冲突时，构式的意义优先于词项的意义[4]。这些研究共同奠定了构式压制理论的基本框架。

国内学者对构式压制理论的引介和发展始于 21 世纪初。王寅(2009)系统梳理了构式压制的内涵、类型和机制，指出压制是“解决构式与词汇冲突的主要手段”[5]。董成如、杨才元(2009)探讨了构式压制的认知动因，认为其本质是“以构式为整体的格式塔完形对组成部分的整合”[6]。近年来，施春宏(2021)进一步区分了“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两种互动方向，强调构式与词项的压制是双向的、互动的过程[3]。

值得注意的是，构式压制理论的研究重心逐渐从“是否存在压制”转向“压制如何实现”以及“压制的限度”。施春宏(2015)则在“构式压制现象分析的语言学价值应用”中进一步分析了贯彻其中的整体论和现代还原论的适用情况及其互动关系[7]。并最后讨论了目前构式压制研究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倡导建立互动构式语法。这也为本文研究压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2.2. 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的互动关系

关于压制的主导方向，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传统的构式语法研究强调构式的主导地位，认为构式作为整体对部分具有“压倒性优势”(Override Principle)。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词汇压制”概念，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词汇同样可以对构式产生压制作用。

王寅(2009)指出，在“被 X”构式中，新兴用法如“被就业”“被代表”的产生，实际上是词汇“被”对构式的语义压制[5]。施春宏(2021)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所谓的“词汇压制”本质上仍是构式压制的表现，词汇只是构式槽位中的填充项，其作用受限于构式的整体框架[3]。李楨(2015)对“NP + 敢 + VP”构式的研究也表明，构式义的形成基于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之间的互动，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协同作用[8]。

农玉红(2024)在博士论文中阐释了现代汉语诗歌语法变异的动因和机制，尝试提出现代汉语诗歌语法变异的韵律压制、词汇压制、语义压制和语用压制模式，以及“冲突、互动、主导、融合”的构式压制机制，为现代汉语语法变异提供了新视角[9]。她将构式压制的外延区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包括韵律压制、语义压制、词汇压制与语用压制，狭义专指语义压制。这一界定为本文从语义韵角度研究构式压制

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2.3. 感叹构式的研究现状

感叹句作为汉语的重要句类，一直是语法研究的重点。从早期对感叹语调、感叹标记的描述，到近年来从构式语法视角对感叹结构的分析，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在感叹构式的界定方面，金正勋，金炫兑(2017)对汉语有标记感叹句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副词如“多、多么、太、好、真、可”等是典型的感叹标记，它们经常与句末语气助词配合使用以增强感叹情味[10]。代词如“这、那、这么、那么、什么”也可作为感叹标记，构成“这/那 + NP”“这么/那么 + AP/VP”“什么 + NP”等感叹结构。

在具体感叹构式的个案研究方面，张耕与李宇涵(2026)分析了基于名词性的感叹构式并指出，感叹以量度和意外为核心特征，汉语名词性感叹构式倾向于突显意外特征、成为反预期触发语，而非突显量度特征、成为一般的主观大量感叹句[11]。侯国金，陈丽霞(2024)对“你说 X”构式的研究则揭示了构式与词汇之间的双向语用压制机制：“你说”的祈使言说义虚化，发生话语标记化，而整个构式获得了抒情阐述的构式义及共场共鸣的构式效[12]。

然而，现有感叹构式研究仍以定性描写为主，对构式之间的系统比较不足，对构式与词项互动的量化分析更是鲜见。本文选取的三个感叹构式——“A了”“这下A了”“这可A了”——具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功能，但在形式复杂度、主观性程度上存在差异，为比较研究提供了理想对象。

2.4. 语义韵与构式研究

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概念由 Louw (1993)提出，指词语由于其经常出现的语境而获得的语义色彩倾向[13]。根据搭配词的语义特征，语义韵可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例如，“cause”常与负面词语搭配，具有消极语义韵；“provide”则常与正面词语搭配，具有积极语义韵。

语义韵与构式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的新趋势。王雅刚，刘正光(2017)指出，语义韵非语义偏好的抽象，语义偏好为(构素)词汇义，语义韵为构式义，且语义韵依附构式，对语境和文本类型敏感。因此当词项进入构式时，词项的固有语义韵与构式的整体语义韵可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是构式压制发生的重要动因[14]。

基于语义韵研究构式压制的优势在于其可操作性。语义韵可以通过语料库方法进行量化统计，计算词项在特定语境中与积极/消极词语的共现频率，从而获得可比较的数值指标。本文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以语义韵的偏移程度作为构式压制力的量化表征：词项进入构式后，其语义韵向构式整体语义韵趋近的程度越大，说明构式的压制力越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3.1.1. 构式的选取

本文选取汉语感叹类构式“A了”“这下A了”“这可A了”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记为C1、C2、C3。

C1: “A了”

“A了”是现代汉语中最基本的感叹构式之一，由形容词性成分加句末助词“了”构成。例如：“好了！”“糟了！”该构式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态突然出现或意外发现的即时情感反应，具有简洁、直接的特点。从构式形式看，“A了”结构简单，仅由两个成分构成，属于最简感叹构式。

C2: “这下 A 了”

“这下 A 了”是在“A 了”基础上扩展的感叹构式，前加指示短语“这下”。“这下”指代前文提到的某一事件或情境，整个构式表达“由于前述情况，导致现在出现 A 的状态”。例如：“钥匙忘带了，这下糟了！”“他同意了，这下好了！”相比 C1，C2 增加了因果关系和时间承接的语义要素，构式的主观评述性更强。

C3: “这可 A 了”

“这可 A 了”同样是在“A 了”基础上扩展的感叹构式，前加代词“这”和语气副词“可”。“可”在汉语中具有强化主观态度的功能，常出现在感叹句中增强情感色彩(金正勋, 金炫兑, 2017)[10]。整个构式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态的强烈感叹，往往带有“出乎意料”“难以应对”等附加意义。例如：“这可糟了！”“这可好了！”相比 C2，C3 的主观性和情感强度更高。

三个构式在形式和功能上形成梯度：C1 为基式，C2 增加了因果关联成分，C3 增加了主观强化成分。这种梯度设计便于考察构式形式复杂度与压制力度的关联。

3.1.2. 词项的选取

为确保可比性，本文选取在三个构式中均出现频率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词项，记为 L1、L2。

L1: “好”

“好”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形容词之一，核心语义为“优点多、令人满意”，具有明显的积极语义韵。在 BCC 语料库中，“好”与积极搭配词(如“人”“事”“心情”)的共现频率显著高于随机分布。

L2: “坏”

“坏”的核心语义为“缺点多、令人不满”，具有明显的消极语义韵。日常使用中，“坏”常与负面事件或属性(如“天气”“心情”“结果”)搭配，表达不幸、糟糕的情感态度。

两个词项的语义韵形成对立：L1 积极向，L2 消极向。这种设计便于考察同一构式对不同情感色彩词项的压制效果差异。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语义韵判断数据。具体工具如下：

(1) 问卷材料：从 BCC 语料库、CCL 语料库中检索包含 C1、C2、C3 构式的语料，检索式分别为：“好/坏了”“这下好/坏了”“这可好/坏了”。剔除重复语料和不完整的句子，每个构式 - 词项组合随机抽取 200 条有效语料，共获得 1200 条语料(3 构式 × 2 词项 × 200 条)。将所有语料随机排序，编成调查问卷。

(2) 受试：招募 20 名汉语母语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年龄 18~25 岁，无语言学专业背景)，以保证判断的自然性和代表性。

(3) 任务：要求受试阅读每个句子，并根据自己的语感判断该句中划线部分(即目标构式)所表达的情感倾向是“积极”“消极”还是“中性”。每份问卷包含 1200 个句子，分多次完成，以避免疲劳效应。

(4) 信度检验：计算 20 名受试判断的评分者信度(Fleiss' Kappa)，结果为 0.82，表明具有较高一致性。

3.3. 研究步骤

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语料收集与筛选：从 BCC 语料库、CCL 语料库中检索包含 C1、C2、C3 构式的语料，检索式分别为：“好/坏了”“这下好/坏了”“这可好/坏了”。剔除重复语料和不完整的句子，每个构式 - 词项组合随机抽取 200 条有效语料，共获得 1200 条语料(3 构式 × 2 词项 × 200 条)。构建小型自建语料库。

第二步：语义韵标注。将 1200 条语料人工逐一判断每条语料中目标构式的情感倾向。并将每段语料分别标注为标注为积极(+); 或消极(-)。

第三步：数据统计。统计每个构式 - 词项组合的积极向占比 R ，即该组合中被标注为积极的语料数占总语料数的比例。 R 的取值范围为[0, 1]， R 接近 1 表示该组合整体呈现积极倾向， R 接近 0 表示呈现消极倾向， R 接近 0.5 表示中性。

第四步：压制力度计算。定义压制力度 $T = |0.5 - R|$ 。 T 的取值范围为[0, 0.5]， T 值越大，表示构式 - 词项组合的语义韵偏离中性越远，即构式对词项的压制效果越强。

第五步：对比分析。横向对比：比较同一构式中不同词项的 R 值(如 RC1L1、RC1L2)，分析同一构式对不同语义色彩词项的压制差异。纵向对比：比较同一词项在不同构式中的 R 值(如 RC1L1、RC2L1、RC3L1)，分析不同构式对同一词项的压制能力差异。

3.4. 分析框架的理论依据

本文的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下理论假设之上：

假设 1：语义韵是构式与词项互动的外显表征。当词项进入构式时，词项的固有语义韵与构式的整体语义韵相互作用，最终表现为构式 - 词项组合在具体语境中的语义韵分布。这种分布可以通过 LIWC 等工具进行量化观测。

假设 2：语义韵的偏移程度反映构式压制力的大小。词项进入构式后，其语义韵向构式整体语义韵趋近的程度越大，说明构式对词项的压制力越强。反之，如果词项的固有语义韵在构式中得到完整保留，说明构式压制力弱或不存在。

假设 3：压制力度的量化指标 T 具有比较意义。 $T = |0.5 - R|$ 本质上衡量的是构式 - 词项组合语义韵的极性强度。当词项固有语义韵与构式语义韵一致时，组合的极性增强， T 值增大；当二者冲突时，构式压制力表现为迫使词项改变语义韵以匹配构式，同样导致组合极性增强(如果压制成功)或维持中性(如果压制失败)。因此， T 值可以作为压制力度的有效指标。

4. 数据分析

4.1. 整体数据分布

经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六个构式 - 词项组合的积极向占比 R 及压制力度 T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f 6 constructions
表 1. 6 个构式的具体数据情况

	构式词项	语料数	积极(+)	消极(-)	中性(O)	积极向占比 R	压制力度 T
C1 (A 了)	L1 (好)	200	142	39	19	0.71	0.19
C1 (A 了)	L2 (坏)	200	0	200	0	0	0.5
C2 (这下 A 了)	L1 (好)	200	12	172	16	0.06	0.44
C2 (这下 A 了)	L2 (坏)	200	0	196	4	0	0.5
C3 (这可 A 了)	L1 (好)	200	10	171	9	0.05	0.45
C3 (这可 A 了)	L2 (坏)	200	2	194	4	0.01	0.49

从整体分布可以初步观察到以下趋势：

第一, L1(好)在 C1 中仍保持较高的积极倾向($R=0.71$),但在 C2 和 C3 中显著降低(R 分别为 0.06 和 0.05),呈现强烈消极倾向,说明 C2 和 C3 对积极词具有强烈的压制作用,将其语义韵由积极压向消极;而 C1 的压制作用较弱,积极词基本保留原色彩。

第二, L2(坏)在 C1 和 C2 中积极向占比均为 0,在 C3 中也仅为 0.01,呈现极端消极倾向,表明构式对消极词具有强化作用,且三个构式对“坏”的压制效果几乎无差异。当然,这种现象可以用某些学者提到过的“词项压制”做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即这个消极意义的词项对构式也有着反向的压制作用,从而导致了 L2 词项下的三个构式几乎是一边倒的偏向于消极的语义。

第三,压制力度 T 值呈现规律性分布:对于 L1(好),C1 的 T 值为 0.19,C2 为 0.44,C3 为 0.45,C2 和 C3 的 T 值接近且显著高于 C1;对于 L2(坏),C1 和 C2 的 T 值均为 0.5,C3 为 0.49,三者均接近最大值。这表明 C2 和 C3 的压制力度极强且数值接近,而 C1 的压制力度相对较弱。

4.2. 横向对比:同一构式对不同词项的压制

为分析同一构式中 L1 和 L2 的压制差异,对每个构式中两个词项的 R 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在 C1 构式中,L1 的 $R=0.71$,L2 的 $R=0$,差异显著($t(398)=14.83, p<0.001$),说明 C1 中词项固有语义韵起主要作用,但构式已对消极词产生完全压制。在 C2 构式中,L1 的 $R=0.06$,L2 的 $R=0$,差异显著($t(398)=3.52, p<0.001$),L1 的 R 值已极低,表明 C2 对积极词产生了强烈压制。在 C3 构式中,L1 的 $R=0.05$,L2 的 $R=0.01$,差异显著($t(398)=2.34, p<0.05$),L1 的 R 值进一步趋近于 0,说明 C3 的压制力最强。

横向对比显示,三个构式均能将 L2(坏)压制至极低水平,而对 L1(好)的压制效果随构式不同而变化:C1 压制较弱,L1 仍具较强积极倾向;C2 和 C3 压制强烈,使 L1 几乎完全呈现消极语义韵,且 C3 略强于 C2。横向对比显示,三个构式均能将 L2(坏)保持为极低 R 值,而对 L1(好)的压制效果则随构式不同而变化:C1 压制较弱,L1 仍具积极倾向;C2 和 C3 压制强烈,使 L1 几乎完全呈现消极语义韵,且 C3 略强于 C2。

4.3. 纵向对比:不同构式对同一词项的压制

为分析不同构式对同一词项的压制能力差异,对每个词项在三个构式中的 R 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于 L1(好),R 值在 C1、C2、C3 中分别为 0.71、0.06、0.05。方差分析显示三组差异显著($F(2, 597)=275.6, p<0.001$)。事后多重比较(LSD)表明:C1 与 C2 差异显著($p<0.001$),C1 与 C3 差异显著($p<0.001$),而 C2 与 C3 差异不显著($p=0.672$)。这说明 C2 和 C3 对积极词的压制力度相当,且均显著强于 C1。

对于 L2(坏),R 值在 C1、C2、C3 中分别为 0、0、0.01。方差分析显示三组差异不显著($F(2, 597)=2.01, p=0.135$)。事后比较也表明任意两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三个构式对强消极词“坏”的压制效果几乎没有差别,均将其语义韵压制至极低水平。

4.4. 构式压制力的梯度分布

综合横向与纵向对比结果,可以归纳出三个构式压制力的梯度分布:

C1 “A 了”:弱压制构式。对积极词“好”的压制较弱($T=0.19$),使其仍保留较强积极色彩;对消极词“坏”的压制表现为完全压制($T=0.5$),但这一压制主要源于词项本身的强消极性。构式本身语义韵相对中性。C2 “这下 A 了”:强压制构式。对积极词“好”具有极强压制作用($T=0.44$),将其语义韵由积极压向消极;对消极词“坏”同样完全压制($T=0.5$)。C2 与 C3 压制力度接近。C3 “这可 A 了”:强压制构式。对积极词“好”的压制最为强烈($T=0.45$),使其几乎完全呈现消极;对消极词“坏”的压制也极强($T=0.49$)。C3 与 C2 压制力度无显著差异,但略高于 C2。

这一梯度分布表明，C2 和 C3 作为形式更复杂、主观性更强的感叹构式，具有极高的压制力度，且二者数值接近，能够将不同情感色彩的词项大概率地压制成负向语义韵；而 C1 作为最简感叹构式，压制力度远低于 C2 和 C3。

5. 讨论

5.1. 构式压制的方向性与词项的反抗能力

本研究发现，构式与词项的互动呈现“压制 - 反抗”的动态平衡。词项的“反抗能力”与其固有语义韵强度正相关。“坏”作为强消极词，在三个构式中均保持极低 R 值(0~0.01)，表现出极强的语义惯性，即使进入 C2、C3 也几乎不发生偏移；而“好”作为强积极词，在 C1 中尚能保留积极色彩($R=0.71$)，但在 C2 和 C3 中被显著压制为消极($R=0.06, 0.05$)，说明其反抗能力在强压制构式中被严重削弱。这验证了构式的主导地位：即使在积极词进入的情况下，C2 和 C3 仍能将其语义韵扭转为负向，体现了构式强大的压制力。

5.2. 构式压制力的来源：形式、功能与主观性

为什么 C2C3 的压制力更强？这需要从构式压制力的来源角度分析。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构式压制力主要来自三个层面：

形式层面：构式的结构复杂度。C2C3 在 C1 基础上增加了“这”和“下/可”两个成分，构式的形式更复杂，结构更固化，作为整体的“完形效应”更强。完形心理学认为，整体对部分具有支配作用，结构越复杂的整体，其部分越难以独立存在。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构式——形式越复杂的构式，对进入其中的词项的控制力越强。

功能层面：构式的语义专属性。C3 中的“可”赋予了构式强烈的主观确认功能，使整个构式专门用于表达说话人对事态的强烈情感评价。这种语义专属性使得构式对词项的选择更加“挑剔”——只有与构式整体功能匹配的词项才能顺利进入。当“巧”这种中性词进入时，构式会强制其调整语义以匹配整体功能。

主观性层面：构式的情感强度。陈丽霞(2024)在分析“你说 X”构式时指出，构式的情感强度与其语用压制力正相关。C3 中“可”的加入极大增强了构式的主观性和情感强度，这种强度“溢出”到词项上，迫使词项也承载相应的情感色彩。

5.3. 压制力与能产性的关系

施春宏(2021)指出，构式的能产性是“受限性产出”。本研究中，C2 和 C3 虽压制力极强，但仍能容纳“好”和“坏”两类词项，说明其压制力处于合理范围。若压制力过强，可能排斥所有与构式语义韵不匹配的词项，导致能产性下降；而 C1 压制力较弱，虽能容纳各类词项，但构式本身的语义特征模糊。因此，适度的压制力可能使构式在保持语义特色的同时具备较高能产性。C2 和 C3 的 T 值(0.44~0.5)表明它们已接近最大压制，但并未完全阻塞词项进入，体现了压制与能产之间的平衡。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汉语感叹类构式“A 了”“这下 A 了”“这可 A 了”的量化研究，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第一，构式压制力可以量化测度。以语义韵的积极向占比 R 及其与 0.5 的差值 T 作为压制力度指标，能够有效反映构式对词项的压制效果。本研究中，C2 与 C3 具有极高的构式压制力度(T 值分别为 0.44/0.45 对积极词，0.5/0.49 对消极词)，且二者数值接近，能够将不同情感色彩的词项大概率地压制成负向语义

韵；C1也有一定的压制力度($T=0.19$ 对积极词, 0.5 对消极词),但对积极词的压制远低于C2和C3。

第二, 构式压制力与构式的主观性程度正相关。C3因含有主观强调标记“可”, 压制力最强(对L1的 $T=0.45$); C2因含有因果指代成分“这下”, 压制力次之(对L1的 $T=0.44$), 两者数值接近; C1作为最简感叹构式, 压制力最弱(对L1的 $T=0.19$)。这一发现验证了构式形式复杂度与功能强度的关联规律。

第三, 词项的固有语义韵强度影响其被压制的难易程度。强消极词“坏”在不同构式中均保持极低积极向占比($0\sim 0.01$), 表现出极强的“反抗能力”, 其压制主要来自词项自身; 强积极词“好”在C2和C3中被显著压制为消极, 表明其反抗能力在强压制构式中被削弱, 但固有语义韵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压制效果(C3中仍有2%积极判断)。

第四, 构式与词项的互动呈现“压制-反抗”动态平衡。构式压制力强, 不代表词项完全被动; 词项反抗能力强, 不代表能脱离构式的制约。最终的语义表现是二者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De Swart, H. (1998) Aspect Shift and Coercion.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6**, 347-385. <https://doi.org/10.1023/a:1005916004600>
- [3] Michaelis, L.A. (2004) Type Shifting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pectual Coerc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5**, 1-67. <https://doi.org/10.1515/cogl.2004.001>
- [4] Louw, B. (1993) Irony in the Text or Insincerity in the Writer?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Semantic Prosodies. In: Baker, M., Francis, G. and Tognini-Bonelli, E.,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57-176. <https://doi.org/10.1075/z.64.11lou>
- [5] 王寅. 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12): 5-9.
- [6] 董成如, 杨才元. 构式对词项压制的探索[J]. 外语学刊, 2009(5): 42-46.
- [7] 施春宏. 构式压制现象分析的语言学价值[J]. 当代修辞学, 2015(2): 12-28.
- [8] 李楨. “NP + 敢 + VP”构式探析[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9(4): 118-121.
- [9] 农玉红. 构式压制引发的现代汉语诗歌语法变异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24.
- [10] 金正勋, 金炫兑. 现代汉语中的有标记感叹句考察[J]. 中国学, 2017(59): 145-161.
- [11] 张耕, 李宇涵. 感叹可以完句吗?——基于名词性感叹句式重论感叹的完句性[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6(1): 81-91.
- [12] 侯国金, 陈丽霞. 抒情阐述构式“你说X”的语用压制和语用转喻[J]. 外国语言文学, 2024, 41(3): 31-42, 133-134.
- [13] Louw, B. (1993) Irony in the Text or Insincerity in the Writer?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Semantic Prosodies. In: Baker, M., Francis, G. and Tognini-Bonelli, E.,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57-176.
- [14] 王雅刚, 刘正光. 语义韵研究的理论增长点——构式语法视角[J]. 外语教学, 2017, 38(6): 18-23.